



明神宗實錄

卷二〇五至二四七  
萬曆十六年十一月至  
二十年四月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之二百五

萬曆十六年十一月庚戌朔 上御皇極殿以 大祀 天子  
圍丘傳制誓戒百戶○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因山東生儒不  
服搜簡順天監生詭竊賢科奏請禁諸生不許陳說民情利害  
官員賢否違者以不遵卧碑黜革問遣國學援例非原籍查明  
身家並無違礙者不許上納如賈綠假籍禮部即行察究甄下  
該部覆請依擬○陞陝西右叅政王藻本省按察使備兵莊浪  
○保定巡撫曹子登罷以甘肅營兵之變為御史連標所劾也  
○朝鮮國王李昫遣陪臣李準等奉表文方物賀冬至令節○  
南京兵部右侍郎王世貞條上軍政一武官六年比試首二場  
馬步射不入格者仍令入第三場其騎射策論各有一長者免  
黜若才偉略明識博覽綽綽乎抗文之長者即杜預之力不穿

扎韋散之精不習騎亦破路收錄一國制自公侯以下凡係武職皆乘騎不得用玩蓋欲其便騎而習武也今南都自把總以上無不與者浮慕縉紳褒博之風豪就紈袴驕惰之態安能披堅執銳分士卒橫草之功抑縱控送工疆場趨風之技哉至兵馬指揮職在于撤與武臣同宜一體禁革一違官指揮千百戶姓名皆因其故回夷飲食喪葬皆仍其俗雖解辦之化已覃蠻夷之法未盡宜于軍冊更其夷號而回夷色目入不得別造寺宇崇奉滿剌諸祀以時一統之盛一清勾之法雖云典制而應勾者孱弱易斃姦黠多通且軍一而押解者二人無罪而使之廢廬產鬻妻子觸冒寒暑凌歷險瘴與軍人共一旦之命于萬里之外非情也宜于所籍五百里內從便改補則伍不缺而情法安矣疏下所司○陞浙江叅將朱光狼山副總兵陝西叅將

傅垣洮岷副總兵河南都司僉書喬一麟薊鎮遊擊○辛亥陞  
廣東按察使林喬相河南布政使專理糧料○陞兩淮運使楊  
歸儒陝西右叅政○吏部題 親王之國應用輔導官奉旨左  
右長史于進士出身審理紀善于舉監出身官內擇其學行端  
謹者甄名上請部擬刑部主事揚同善戶部主事劉以平國子  
監博士李維美學正李琛中書舍人戈履亨程啓元改除 潞  
府長史司等官其戈履亨程啓元仍支給六品俸 上如擬○  
癸丑冬至祀 天于 圓丘遣公徐文璧代遣侯常胤緒薛鉅  
李環伯王應龍方燁劉應元陳王謨陳如松王燁諱 九陵行  
禮○陞山東叅政徐用簡廣東按察使○陞平涼知府姚繼可  
行太僕寺少卿○禮部題建州衛女直夷人都督指揮阿台等  
一百五十七人朝貢賜宴如例命臨淮侯李言恭侍○改勅蘇

松水利副使許應遠兼督所報儲從侍郎王世貞請也○甲寅  
冬至令節免朝三輔臣詣會極門行禮賜上尊珍饈○祭三  
皇于景惠殿餼賜輔臣○禮部請如例給賜朝鮮國曆日一  
百本報可○陞大理少卿宋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  
提督紫荆等關○改陝西右叅議陳文燭山東左叅議管理漕  
運○南京兵部右侍郎王世貞引疾乞休上不允○陞神機  
營佐擊郭應坤五軍營叅將○陞延綏遊擊蕭如蘭靖虜叅將  
四川遊擊周于德浙江叅將分守金台○己未禮部題朝鮮陪  
臣李準等四川烏思藏國師番徒阿南堅叅等各致方物貢賀  
如例賜宴上命臨淮侯李言叅尚書朱賡侍○陞密雲遊擊  
姜顯宗山海關叅將○庚申巡撫廣西右僉都御史劉繼文條  
上制馭粵西土夷切要四事一訓官男以移土習謂官男自幼

不學耳目聞見不過殺戮之事淫亂之行故爭鬪易生宜令各  
土司生子報名道府因定嫡庶長幼之序焉稍長送入府學讀  
書習禮凡三年乃得依序承襲庶教化行而馴服易倫序明而  
爭端可息也一立村長以約種丁謂徭種素為民患邇來類知  
向化然類聚羣爭易啓釁端宜于錯居村落編成排甲立一甲  
首使明約束不率者稟究庶夷俗可以漸變而邊圉可以永安  
也 正典刑以懲逆目土夷俗無上如田州恩恩之亂皆逆日  
倡之則以漢法不行而敢于狂逞耳宜定為律土目擅殺本管  
土官者除主謀下手外但同族與謀俱比部民律駢斬則逆目  
知畏法而土司賴以保全矣一立社學以教獠暨謂徭種俗固  
驚悍然性亦猶人間有良者頗知向學往歲社學雖設而督率  
尚無責成宜行提學道查建申飭庶漸磨之久夷風可永革也

疏下兵部○巡撫廣西右副都御史劉繼文題東蘭州土官韋  
憲龍暴戾不仁廢長立幼殘害族屬生六子而殺其三弟鹿虬  
懼避之南那二州龍遂殺其妻子家屬無噍類虬怒糾二州之  
兵相讎殺臣禁止之而惡目陳星陳蒙欲乘機以龍幼子文略  
襲龍不從乃執龍并其弟四子文奎幽于武篆寨匿州印臣行  
拘龍虬奎略互搜獲州印數其罪度不能盡以漢法治也量懲  
之而送文奎還州視事乃星蒙輩自知罪大又立文奎非其意  
遂集衆也武篆山寨隘峒陰剝文奎盡取龍子女寶玉獻田州  
土司岑太祿為之援于是臣等不得不遵勅議剝吳業發鎮守  
總兵張深調集營兵數千及泗城恩恩等土州官兵分為三哨  
令參將熊文濟劉緄僉書汪弘器領之按察使彭應時參議陳  
性學監督軍事侯事定分別功罪以聞章以兵部○甘肅海虜



无到他不囊據衆自南川入殺副將李魁及中軍阿承印等亡  
失多兵科都給事中張希奉劾總督部光先巡撫曹子登總兵  
劉承副食事萬世德等宜分別治罪又謂套虜歲以甘鎮為整  
近閩虜王乞慶哈寓書宣大督臣欲親送番僧擁衆西下若其  
行果無論賞犒之費不貲而窺伺之釁其可再乎先事圖謀相  
拱操縱責在督撫而已命兵部酌議以聞○兵部覆陝西總督  
卞光先題互市事竣延鎮台吉等比宣大効勞夷人例給冠帶  
量授職銜 上報可令以後勿得濫增○鎮守遼東總兵官寧  
遠伯李成梁以疾乞回銜不允○陞山西副使劉葵陝西右叅  
政分守西寧○辛酉命武定侯郭大誠後軍都督府僉書管事  
○諭內閣 皇弟六女命名軒姚○左僉都御史曹仰元題章  
疏乃臣子對君之言稱謂敷陳自有體式如言事而及其人則

書姓書名未聞以官以地者詞主明白質實不以藻麗爲工品  
期簡切謹嚴不以繁多爲富近見諸臣所上不曰故相某人也  
而曰江陵分宜不曰總兵某人也而曰文帥大將軍律以君前  
臣名之禮亦悖甚矣而詞執新奇篇幅博採黃對白駢四驪  
六數說之外又有一說事盡意窮剝剝不休以塵乙夜之觀何  
暇竟乎珠爲失體宜行申戒躡入嘉納仍命部院申明體式違  
者叅治○壬戌貴州道御史何出光劾內侍張鯨及其黨鴻臚  
寺序班邢尚智錦衣衛都督劉守有相倚爲姦專擅威福罪當  
死者八賊私未易縷指 上命張鯨策勳供事邢尚智劉守有  
等革任餘犯法司提問自是給事中張尚象吳文梓揚文煥御  
史方萬策崔景榮相繼論之 上各報聞○吏部尚書楊巍請  
申飭朝覲官員考察事宜報可○癸亥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

皇太后 萬壽聖節賜輔臣及日講官金幣有差○甲子工部覆河南巡按御史王世揚奏河南境內黃河自潼關至歸德開封等處奔流二千餘里去總河督臣遠甚利害之切見聞之近必先撫臣宜于撫臣勅書增兼理河道一條與督臣協同行事詔從之○乙丑 上視朝以 聖母壽節賜輔臣及日講官金字符書○丙寅以碾伯遊擊張一貴管西寧叅將事從督臣部光先請也○丁卯 孝惠皇后忌辰遣靈壁侯湯之誥行禮孝烈皇后忌辰遣宣城伯銜國本行禮○兵部覆議西寧失事之罪督臣部光先奪俸三月道臣萬世德降俸二級遊擊張一貴奪俸半年千戶彭大胤等提問○刑科給事中李文郁劾陝西總督部光先以營兵謀殺巡撫在曹子登已議罷而未及總督故論父之部覆光先功敘素優危簡卜費入祀一事正在責

成嚴備宜始從薄罰令移鎮蘭州調度凡苗西行之舉並詰責  
齊王州度征剽革其市賞以收桑榆之功 上從之○朝鮮使  
臣李準事畢賜宴如例命尚書朱賡侍○海西恩魯等女直夷  
人都指揮羊字羅等二百三十九人朝貢賜宴如例命臨淮侯  
享言恭侍○戊辰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 萬壽聖節  
上御皇極門百官致詞稱賀○三輔臣恭詣隆宗門行禮賜上  
尊珍饌○命選收淨身男子二千人禮部尚書朱賡奏中涓之  
役 一 祖宗朝限制甚嚴近萬曆十四年有男子曾萬壽等叩關  
求用嚴行驅逐今曹進忠未經取逆與曾萬壽同宜行禁絕竟  
以內庭缺人留二千人禮科給事中苗朝陽江西道御史荊州  
後相繼疏論不聽○己巳吏部尚書楊巍奏新選休寧訓導譚  
維被棍徒梁仕搭以營幹得遂逼索銀兩役河身死臣等初以

爲指稱夙弊聽其伏法已耳不意御史李光祖疏奏任豬乃宋  
坤家人交結中貴干涉違法雖奉旨司禮查問虛實自見而臣  
等疎庸之罪亦復何解矣疏入 上責其禁飭不預姑未究該  
司奪俸三月○戶部尚書宋纁乞罷以 潞王之國市珠寶二  
十萬金不能執奏浙直災傷改折不聽行爲左都御史吳時來  
論列及之也其實改折不可輕議即時來曾言之而反覆攻侵  
非師濟免諧之誣疏入 上慰留任事仍諭大臣當協和奉公  
不必以語言爭論下所司○壬申刑部覆議張鯨劉守有邢尚  
智賊罪尚智論死守有斥鯨被切責仍令某勳供事吏科給事  
中張應登再疏論之不聽○癸酉禮部題海西撒刺等衛女直  
夷人鄒指揮便阿天卜等一百七十八人朝貢賜宴如例遣臨  
淮侯李言恭待○四川烏思藏又安撫宣慰使各遣國僧阿喃

堅恭等十四人采甘思招討司并宣慰使司各遣國僧喇哈孟等十六人進貢方物○禮部題甘鎮官夷卜失免阿不害及各酋婦計二十七名口互市劾勞例應給賞各賞綵段二表裏織金紵絲衣一套其進馬每匹綵段三表裏絹一疋加銀五兩于本鎮撥朋內支給又比例甘鎮虜酋牙赤抄胡兒帶領精兵從南北山入搶西番遊擊孟孝臣及家丁張忠王一臣等陣擒虜滿可捨哩太及馬匹甲器并奪回番婦七名口所獲虜酋羈候侍赤首服罪再議○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佳胤贈少保從部覆錦衣衛指揮僉事張叔琦請也○乙亥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極言內暨之選不宜濫收不聽○丙子大學士申時行等自陳不職乞賜罷斥謂張鯨處分未定御史馬象乾切責臣等既不敢委曲調停犯衆論之公又豈可竊祿苟容貽清

朝之玷惟有引罪乞身庶不至上誤國事下啓羣疑耳 上諭  
張鯨事已處分言官逞私波及章奏皆朕親裁卿等誰為阿從  
且忠謹昭著公清素聞何必因言求退宜即出贊理不准所辭  
○吏部尚書揚巍等奏伸公論正國法以慰羣情事因張鯨處  
分未明合疏以去就爭也 上報聞諭令即出理事不允辭○  
陞南康知府潘志伊江西副使分巡湖西四川僉事王亮苑馬  
寺少卿整飭靖虜兵糧○河南道御史馬象乾奏先是御史何  
出光等論列東廠太監張鯨有旨令策勵供事比刑部勘問覆  
請有旨鯨候處分而供事如故黨與雖懲元兇漏網矣臣不勝  
痛憤竊謂 皇上英明不世出往馮保佞藉寵靈孫弄威福一  
發其姦棄如脫屣今鯨惡不全保下而去鯨不若去保之斷何  
也豈鯨日夜以微勞陳乞而 皇上過聽之遂使大慙盤據宮

闡千人指之不能去萬跣坐之不能動三尺行于踈賤而貴近則格成何法紀至治極辨之世不能勝一狐媚養之姦上虧聖德下貽後憂成何景象臣等小臣所賴力清 君側善成

聖德者非一二閣臣乎連日以來累息延頸冀必有言而寂無聞也則又冀臺諫之交章職票獻者當分別是非少塞衆怒而竟無聞也古者陰陽不調方外有警且歸責宰輔況禁近之規贊御之人昭昭于目前危而不待焉用彼相昔 武宗朝逆瑾擅權內閣有劉健等九卿有韓文等叩關力爭持章不下使瑾皇怖乞南乞聞不可得諸臣即不欲過激如牲轍力勸 皇上遠其人而不誅奪其權而不籍可耳何至以阿意順旨為調停以苟促避怨為忠原使四海疑謗盡歸朝廷虧損 聖明鬱積衆憤無論非宰相之事亦非張鯨之福也伏乞 皇上以臣言



下內閣令其自陳出鯨罪案使遠近傳聞則明斷過尋常萬萬矣疏入 上震怒下象乾鎮撫司打問○丁丑大學士申時行等疏救御史馬象乾謂臣等既以天職仰負 聖眷又以詎誅累及言官臣等乃萬世罪人寧與象乾同赴司刑萬無醜顏在位之理且不見近日張居正之事乎 皇上始為居正謹責言者卒之公論不容身受惡名家被顯禍若象乾得罪臣等異日即居正之續耳伏乞 聖慈鑒察曲全臣等謹封還御批具題以聞不報○戊寅大學士許國王錫爵各疏申救象乾國疏云言官言事乃其職耳 祖制特許風聞雖誤不完况據事直陳者乎臣為講官時易朝廷為張居正捷辱言官臣心痛憤恨不及食居正之肉今乃蹈其覆轍使旁觀者復欲食臣之肉如萬世譏笑何且近日論張鯨疏甚多悉置不聞乃獨為臣等發憤